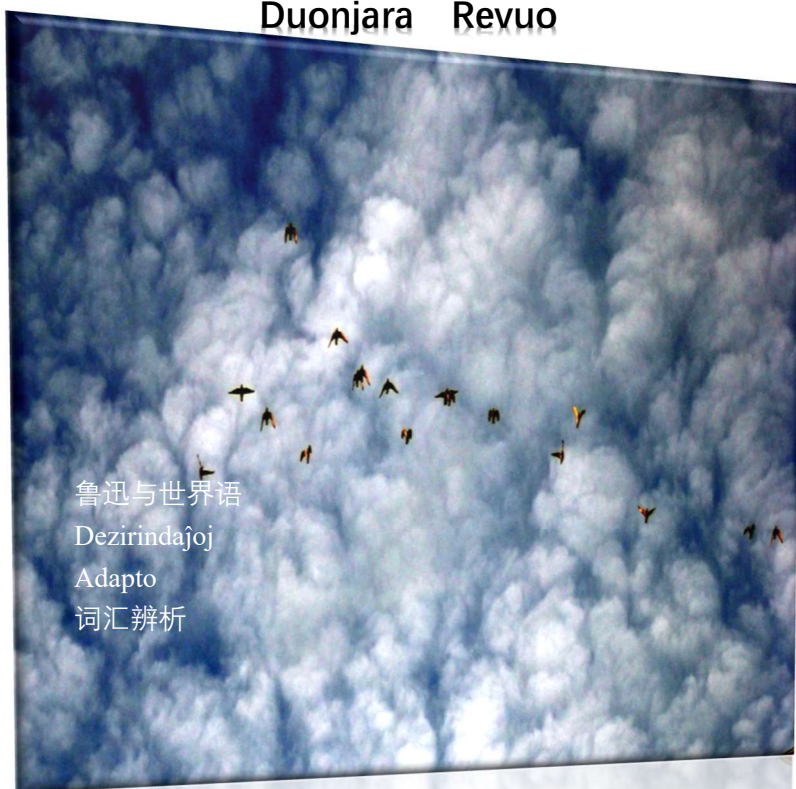


第 9 期
2021-06

黄河 *Flava Rivero*

Duonjara Revuo



鲁迅与世界语
Dezirindaĵoj
Adapto
词汇辨析

河南世界语者联盟
Henan-a Esperantista Grupo

目 录 Enhavo

3	鲁迅与世界语	侯志平
11	可欲	殷嘉新
18	Dankesprimo	Namhaeng Lee
20	Adapto	Chen Yinhua
21	La Antaŭa Loĝejo	trad. Zhou Weimin
23	奇特的购物	庄企雄译
24	词汇辨析	王崇芳
27	我们是如何组织微信世界语阅读的	李忠民
29	河南世界语运动纪事（续）	
32	世运短波	

*La kovrila foto: Ŝvebo sur ĉielo (foto de **Hou Zhiping**)*

《世界语简明基础教程》赠送公示

受捐赠人广东潮州世界语者陈慰亲女士委托，世界语工作室向能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并符合申请条件的7名同学寄赠了《世界语简明基础教程》，他们是：湖北十堰张皓宇、卓露悦、黄昕玥，西南民大赵文韬，聊城大学代沛鑫，山东潍坊李妍，新疆朱元。

世界语工作室愿继续向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教材，有需要者请直接与我们联系申请。

Flava Rivero

<http://flavarivero.top>

半年刊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9 期

主编：张雪松

编辑：黄河编辑部

出版：世界语工作室

邮箱：redakcio@126.com

网址：http://www.esperanto.studio

鲁迅与世界语

侯志平

鲁迅是世界上最早支持世界语的伟大人物之一。当世界语刚传入我国不久，他就高瞻远瞩地推许这一新生事物，在他的后半生中，又以实际行动支持它的推广。鲁迅的这一立场对我国世界语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赞赏。

参加《新青年》关于世界语的讨论

世界语大约是在本世纪传入我国的。辛亥革命后，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宣传和提倡，曾获得了进一步的传播。上海创建了世界语学社，全国十多个大中城市建立了世界语的专门组织，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全国首任教育总长时，还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课。但由于它是一项新生事物，在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中国，许多人对它并不了解，它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它有什么用处，它的前途如何，它对我国有什么帮助，这一系列的问题，即使在文化界也没得到很好的解决。《新青年》杂志曾为此开展过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讨论。这场讨论大大地推动了世界语运动在我国的发展，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青年》杂志的讨论首先是由一位名叫 T. M. Cheng 的读者提出来的。他给编辑部记者的信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的通信栏内(1916年)。信的内容是请教世界语究竟可不可以学，学后是否有用。记者陈独秀在答复中写道：“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质朴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接着，钱玄同发表文章阐述他对陈独秀答复之感想。他论述了世界语产生的背景，并高度赞扬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价值。但钱的文章却遭到陶履恭、朱我农、胡适等人的反对。他们视“世界语为已死的私造文字”，“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其前途一定是短命的。这些人的言论立刻引起钱玄同、吴敬恒和世界语者孙国璋、区声白、姚寄人、凌霜等人的愤慨，他们在《新青年》上纷纷发表文章据理驳斥。

1918年11月4日，鲁迅用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以《渡河与引路》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文章中说，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所以赞成 Esperanto。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 Esperanto 却无从判定。大约或者便从 Esperanto 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 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 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能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鲁迅在文章中还强调指出：“学 Esperanto 是一件事，学 Esperanto 的精神，又是一件事。”他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件事；讨论世界语，尚在其次；至于辩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鲁迅在这里指出首先要学世界语的精神，要用世界语交流正当的学术文艺和先进思想，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历史已经证明：鲁迅的主张是正确的。一个世纪以来，世界语之所以得到了较快的传播，是因为它顺应了社会对于国际通用语言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在促进国际文化科学交流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对世界语者爱罗先珂的支持

瓦西里·爱罗先珂是俄国著名的世界语学者和盲人作家。他不仅用世界语写了许多好的诗篇和童话，而且对世界语文学有着深刻的研究。他同鲁迅共同生活了大约十个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爱罗先珂于1921年10月应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的邀请，来到上海，曾在上海世界语协会的世界语学校里担任讲师。他过去的遭遇，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同情和关注，并开始留心这位盲诗人的作品。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鲁迅先生决定向我国读者介绍爱罗先珂及其作品。他首先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狭的笼》、《池边》、《春夜的梦》等作品，以后又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当鲁迅得知他在上海生活有困难时，便写信给胡愈之，建议爱罗先珂到北京任教，并亲自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

1922年2月，爱罗先珂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去北大担任世界语课的讲师，并且住在鲁迅家里。鲁迅全家对这位远道而来的盲诗人给予了无微不

至的关怀。后来，鲁迅曾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鸭的喜剧》，对爱罗先珂表示了真挚的怀念。爱罗先珂在北京期间，除在北大教授世界语外，还经常在一些高等学校发表演说，由于爱罗先珂精通世界语，所以他的许多演讲都是用世界语进行的，而且常常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当



翻译。爱罗先珂讲演的题目除社会和文学问题外，许多是有关世界语的，如“国际语的必要”、“世界语及其文学”等。此外，他曾被选为北京世界语学会的书记，并兼任世界语讲习班的教师。1922年7月，他代表北京世界语学会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爱罗先珂这段时间所从事的有关世界语的创作、演讲和活动，鲁迅先生是很熟悉的，有时鲁迅还参加北京市世界语学会的活动或听爱罗先珂发表演说，这就给他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世界语的机会，使他看到世界语不仅是一种声调优美的活的语言，而且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方面，也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据一位世界语工作者回忆，鲁迅在北大时曾去听过孙国璋讲世界语课，但是由于鲁迅的工作太忙，爱罗先珂在北京住的时间又短，加之当时世界语的自学读物又很少，所以，先生终于未能学会世界语。正如1930年11月23日他在给孙用的一封信中说：“我是不懂世界语的——我只认识 *estas* 一个字。”但是，这并不妨碍鲁迅对世界语的支持。

对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赞助

世界语传到中国初期，北京一直是世界语比较活跃的城市之一。1913年北京就成立了世界语学会。1917年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把世界语列为选修课。二十年代以后，北京的世界语运动以北大为中心，更加活跃。爱罗先珂在北大任教期间，选修世界语课的达五、六百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也开办了世界语班。1923年8月，蔡元培、吴敬恒、李石曾等人为造就世界语的专门人才和师资，为普及世界语，倡导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蔡元培被推举为校长。学校开学前，教务处的负责人陈空三和冯省三曾面请鲁迅先生到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当时，鲁迅在北大、北师大、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并且从事繁忙

的创作和翻译工作，时间是很紧张的。但鲁迅却说：“论时间，我现在难以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现在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第二天，鲁迅先生果然将通知送到学校，同意每周去上两节课。根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23年9月23日到1925年3月11日，鲁迅一共去该校上过42次课，直到这所学校停办为止。

据说，当时学校的经费很困难，陈空三去请先生教课时没有讲定薪水是多少，待到月底，学校才决定每月送去十五元。当陈空三把钱送到鲁迅家时，鲁迅不肯收这笔钱，他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能收，你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靠自己力量，贡献给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只是在陈空三再三坚持下，鲁迅先生才勉强收下薪资。

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开始选修《中国小说史略》的只有四十多人，所以被安排在一个小教室上课。由于鲁迅学识渊博，讲课又娓娓动听，选修该课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改在一个兼做礼堂的教室里上课。鲁迅在这所学校执教期间，同该校的师生相处的很好，根据《鲁迅日记》记载，有一些师生曾多次到他家做客。

当时，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1924年下半年，学校闹了半年学潮，无法上课。据说学生中分为三派：共产党、国民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有的人主张找代理校长谭熙鸿，准备另立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学生重新登记，另改校名。还有的人主张凡加入党派的学生一律不接收。在学校召开的教授联席会议上，鲁迅反对上述种种错误主张，认为这些做法有失教育青年之旨。最后使反动派瓦解学生运动的阴谋未能得逞。可惜后来由于学校经费困难和时局动荡，这所学校不得不停办了。但是，它毕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世界语人才，其中有的学生在以后还为我国的世界语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收获，是和鲁迅先生的扶持赞助分不开的。

出席广州世界语者欢迎大会

1927年1月中旬，鲁迅先生从厦门到达广州，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这时的广州，由于市教育局长伍大光、中山大学教授黄尊生等人的提

倡，世界语运动比北京更为兴旺发达。讲授世界语课程的学校有二十多所。设专班研究者有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环球世界语会广州第一校、文澜世界语研究所等。建会宣传的有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中山大学世界语学会、东山和西关世界语学会等。据说，当时广州的世界语者达两千多人。鲁迅的到来自然受到世界语者的欢迎。鲁迅刚到广州的第三天，黄尊生就去拜访他，但未见到。隔日他又去看望鲁迅，邀请鲁迅去参加一个步行全球的世界语学者的欢迎会。这位学者的名字叫赛耳（Zeihile），是德国的诗人。他于1923年8月1日自德国出发，步行漫游了27个国家，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到达广州。广州世界语学会决定在桂香庙环球学会会址举行大会，欢迎这位历尽艰辛的世界语学者。

鲁迅当时初到广州，来访的客人很多，还忙于出席各种欢迎会、宴会和讲演会，时间很紧，于是他以不认识广州的路来推却。但黄尊生很机敏，即请当时在座的孙伏园、梁匡平、钟敬文等一同参加欢迎会，并委托老广州梁匡平领路。梁不便推却，只说：“如果周先生明天去，我便来陪行。”这样，鲁迅也就答应了。第二天下午，梁匡平、孙伏园、钟敬文等同鲁迅到大观园茶楼谈聚，然后一道去出席了欢迎赛耳的大会。鲁迅和孙伏园在大会上发表了支持世界语的演讲。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鲁迅到广州后的第一次演讲，遗憾的是他的演讲辞已经散失。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当时的报纸和鲁迅的日记中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

1927年1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以“世界语同志欢迎步行全球世界语学者纪盛”为题，报导了大会的情况。消息说：“本市世界语同志，特于昨23日星期日，假座桂香庙环球学会开欢迎大会。是日两点钟开会，公推黄尊生、伍大光先生为主席。先由黄尊生用世界语致欢迎辞毕……。次周树人先生演说其到粤之感想，及对于世界语（认识）之经过。次孙复原（伏园）先生演说提倡世界语之必要。次世界语学者赛耳先生演说三年半以来，其步行途中之奇闻异事……。”关于这段史实，鲁迅先生曾在日记中做过简要的记载，梁匡平、钟敬文在回忆鲁迅的有关文章中，也曾提到过，其基本情况是一致的。

世界语者的良师益友

世界语还在初创阶段，它的创始人柴门霍夫就是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他亲自用世界语翻译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各国世界语者继

承了这一光荣的传统，努力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尤其重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国初期的世界语者许多是同情弱小民族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亲自体验到我们民族的重重苦难，因而特别同情同命运的弱小民族，愿意多介绍一些被压迫民族的呼声。鲁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是被压迫者文学最热情的介绍者。1929年5月，他在给张逢汉的信中谈到他为什么采用世界语译本翻译时说：“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的东欧和北欧文学……，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过奖的泰戈尔和漂亮的曼殊菲尔之类。”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鲁迅已很重视世界语在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作品方面的独特作用。他很早就支持胡愈之、周作人、钟宪民等人从事这一工作。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期间，他还勉励过同学们努力从事世界语作品的翻译，他认为这也是为世界语本身的发展作奠定基础的工作。以后，他还在自己主编的《奔流》、《译文》等刊物上为世界语的译作提供发表园地。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对世界语者孙用的关怀和帮助。孙用当时是邮政局的一名普通职员，他自学世界语以后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当译稿送到鲁迅手里，他阅后，立即给孙用写回信，称赞他的“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为了使这本书能早日出版，鲁迅对照德译本，仔细地核校译文，以后又到处奔波，找出版社出版。从1929年11月14日到1931年11月18日，共费了两年时间，才使该书得以在湖风书店出版。其间，鲁迅与孙用以及书店通信达三十多次，并亲自到出版单位接洽六次。印书前，鲁迅又垫付了几百元的制版费。待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将它作为稿费支付给译者。由此可见鲁迅的一番苦心。鲁迅的关怀给孙用以巨大的鼓舞，以后孙用又继续用世界语翻译了《裴多菲四十首》、《过岭记》、《上尉的女儿》、《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春天的歌及其他》等八部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鲁迅还多次为国内的世界语组织捐款。最早的一次是1923年6月7日，他亲自将一笔捐款送给世界语学校，以支持一次游艺会。第二次见于1934年9月7日，他为了支持世界语杂志《世界》的出版，曾捐款十元。此外，据著名的世界语者、老作家巴金回忆，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所得版税，全部捐赠给上海世界语学会。1930年，巴金同志为上海世界语协会编辑了第二本爱罗先珂童话集《幸福

的船》，书中收集了鲁迅四篇译文，由上海世界语学会写信给先生征求意见，先生又将所得的全部版税捐赠给了世界语事业。

在三十年代中期焦风（即方善境）通过世界语将汉学拉丁化的理论和方案介绍到我国，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掀起了汉字拉丁化运动。当时，我国世界语者提出在国内使用拉丁化新文字，在国际使用世界语的口号，并积极投身到这一进步文化运动中去。从1933年10月起，在《世界》杂志上增设副刊《言语科学》。开展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和讨论。鲁迅写文章介绍这一副刊，并且按月捐赠五元给该刊。以后，他又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阐述他对文学改革的意见。同时，他还同许多著名的世界语者，如蔡元培、巴金、胡愈之、薛暮桥、叶籁士、胡绳、肖聪等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681人共同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进新文字的意见”一文，使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宝贵的遗言

进入三十年代，世界语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在国际上它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商业、旅游、邮政、广播、出版等事业。当时，各国都出版了若干重要的文学著作和古典作品的世界语译本。特别是“普罗世界语者国际”成立后，它发动了“集体通讯”运动和“普罗世界语通讯”运动，使各国无产者直接联系起来，他们相互交流斗争经验，组织各种报导，给世界语运动以新的活力。在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蚕食我国领土，上海世界语者协会首先提出“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得到全国世界语者的响应。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我国世界语运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文字运动的高潮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开展世界语工作，《世界》杂志受国际革命作家协会之托，于1936年8月写信给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征求对世界语的意见。鲁迅当时已身患重病，正如他在回信中说的：“这几天每天吐血，想一点事就头晕，医生不让我讲话”，即使在这种病危的情况下，鲁迅仍然没有忘记对世界语的支持。他在复信中热情地写道：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吧。但是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

- 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
- 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介绍文学；

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

后来没有深想下去了，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一大篇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虽然如此，它究竟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鲁迅的回信发表在《世界》月刊 1936 年第九、十期合刊上，同时发表的还有徐懋庸、张天翼、唐弢、舒群、伯韩、周木斋等著名作家的信。遗憾的是，这封信发表的当月，鲁迅不幸与世长辞，他的这封信就成为他留给我国世界语者的宝贵遗言。

鲁迅逝世的第二年，爆发了抗日战争。中国世界语者遵照鲁迅的教导，努力利用世界语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出版了《东方呼声》、《中国报导》、《延安世界语者》等刊物和许多抗战文艺作品，开展了国际通讯活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各国世界语者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最好的纪念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先生不幸在上海逝世，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也是世界语运动的巨大损失。我国一些著名的世界语者和赞助者，如蔡元培、胡愈之、周作人、王鲁彦、巴金、张天翼等，同各界知名人士一起，料理了鲁迅的丧事。10 月 22 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还派人参加了送葬。这些都表达了我国世界语者对鲁迅的崇敬和深切的悼念。

全国各地的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也参加了悼念活动。其中有一位世界语者在鲁迅逝世后不久，把中国作家对于鲁迅的悼词，很快寄给一位日本世界语者，这位日本世界语者立即译成日文发表在当地报刊上。

早在鲁迅逝世前，我国世界语者就热情地致力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工作，1929 年秋天，钟宪民就把《阿 Q 正传》译成了世界语，1930 年 2 月由上海江湾出版合作社出版，以后又再版过两次。1930 年肖从云将《影子的告别》、方善境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译成了世界语，刊登在同年的《希望》杂志上。1933 年，《世界》杂志第七期发表了傅平翻译的鲁迅的文章《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1935 年长沙出版的《萌芽》杂志，刊载了经王宏翻译的《野草》“题辞”。

鲁迅逝世以后，我国世界语者为出版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更加努力地工作着。1937 年冯文洛将《孔乙己》译成世界语，发表在匈牙利出版的《文学世界》上。1939 年，东方呼声社和远东使者社联合出版了世界语的

《鲁迅小说选》，作为世界语《中国文选》的第一册献给了鲁迅。这本《鲁迅小说集》包括《狂人日记》、《药》、《明天》、《头发的故事》等十一篇，译者中有方善境、冯文洛、徐声越、安偶生、布劳恩等。1947年，冯文洛又将《死》译成世界语发表在《文学世界》上。

解放以后，我国世界语者继续致力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工作。195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人民世界》连续三期译载了鲁迅的《铸剑》。同年，上海世界语协会翻译出版了《野草》。1963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又翻译出版了《鲁迅小说选》，搜集了他的三十篇小说。这本小说选发行以后，受到各国世界语者的欢迎。1974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将鲁迅的全部小说收齐，译成了世界语，书名定为《鲁迅小说集》。同年，《野草》的世界语译本经重新修订后再版。1976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界语的《鲁迅画像》，以后，又出版了世界语的连环画《祝福》。三十年来，我国出版的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曾十次发表文章，全面的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事迹，并选登了他的《故乡》、《藤野先生》等十多篇作品。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和逝世四十五周年，《中国报道》杂志出版了鲁迅纪念专号和《朝花夕拾》的世界语译本。对我国世界语者来说，翻译更多的鲁迅的作品，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可 Dezirindaĵoj 欲

殷嘉新

1

不管春夏秋冬，只要不下雨不下雪，我都会 4:30 起床，沿着小区旁的小河跑一个半小时，然后回家给老公和儿子做早饭。

Ĉu printempe aŭ somere, ĉu aŭtune aŭ vintre, se ne pluvas aŭ neĝas, mi kutime ellitiĝas je 4:30 por kurado dum unu kaj duono da horoj laŭ bordo de la rivereto preterfluanta nia loĝkvartalon. Poste, mi hejmeniras prepari matenmanĝon por la edzo kaj la filo.

清晨空气清新，沿着小河一边慢跑一边听着手机里的世界语广播，十分惬意。然而，几个月前的一天，灌木丛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从此破坏了我的好心情。那是春节刚过不久的一个早晨，四点半钟天还没亮，路上也还看不见晨跑的人。我没跑多远，远远看见前面不远灌木丛里有个人影，我想，可能是晨练的人吧。跑近的时候，借着路灯光，我才发现是一个中年男人站在灌木丛中。他眼睛盯着我，嘴里嘀咕着什么，双手在不停抖动。以为是尿急的人，我假装什么也没看见，直接飘过。

Estas plezuro, kuradi ĉe la rivereto spirante freŝan aeron kaj aŭskultante Esperanto-elsendon per poŝtelefono. Sed, antaŭ kelkaj monatoj mia bona humoro difektiĝis en la tago, kiam la viro aperis en la tufarbusto. Iun frumatenton post la Pintempa Festo, ankoraŭ ne heliĝis je duono post la kvara kaj apenaŭ troviĝis ekzercanto survoje. Post ne longa kurado mi vidis figuron en la tufarbusto ne malproksime. Mi pensis, ke tiu eble estas ekzercanto. Proksimiĝinte, per la lumo de vojlampo, mi vidis, ke en la tufarbusto staras mezaĝa viro kun la okuloj fikse rigardantaj min, la buŝo murmuranta ion, kaj la brakoj tremantaj. Supozante, ke tiu estas pisanto, mi ŝajnis ne vidi lin, kaj daŭrigis la kuradon.

过了几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那个男人又出现了，这回他不是灌木丛里，而是直接站在灌木丛和小路之间。他盯着我，嘴里嘀咕着，双手在不停抖动着什么。原来，他从裤裆里掏出了那东西，对着我来回抽动。我吃了一惊，急忙跑开了。

Kelkajn tagojn poste, en la sama tempo kaj sama ejo, la viro aperis denove, starante ne en la tufarbusto, sed inter la tufarbusto kaj la vojo. Liaj okuloj fikse rigardis min, la buŝo murmuris ion, kaj la brakoj tremadis. Ah, li jam el la pantalono eligis la penison, kiun li senĉese tirludis fronte al mi. De surprizo mi forkuris flugrapide.

从此后，每当要跑过那个地方时，我就小心了，生怕那个男人又会出

现。不过，后来我再也没在那个地方遇到那个男人。

Ekde tiam, mi restis singardema ĉiufoje kiam mi preterkuris la ejon, timante la aperon de la viro. Tamen, mi ne plu renkontis lin tie.

初夏的一个早上，我照例沿着河边晨跑。就在我过桥往回跑不远的地方，灌木丛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一丝不挂。还是那个男人！他一边嘟哝着“美女美女，我爱你！美女美女，我爱你！”，一边手握着那东西，对我做着下流动作。我吓得拼命往前跑。回家把这事说给老公听了，老公说我这是遇到变态狂了，让我以后改变晨跑路线。

Unu matenon de frusomero, laŭ kutimo mi kuradis ĉe la rivereto. Kurinte tra la ponton, mi returniĝis al hejmo. Subite el la tufarbusto sin ĵetis viro tute nuda. Ja estis tiu viro! Murmurante “Belulino, belulino, mi amas vin! Belulino, belulino, mi amas vin!” kaj tenante sian penis, li, vide al mi, faris obscenan teniĝon. Terurite mi forkuris tutforte. Hejmen reveninte, mi diris la okazaĵon al mia edzo. Li diris, ke mi certe trafis perversiulon, kaj ke mi devos ŝanĝi la vojon por kurado.

第二天，我往另一个方向晨跑，没有遇到那个变态男。但是，安宁没有持续多久。那天早上我出小区没跑多远，听到后面有跑步声，以为是晨跑的人，我没有回头，自己继续慢跑着。谁知又是那个男人，他追了上来，重重地抓了一下我的屁股。我大声喊：“干嘛干嘛？流氓！”他快速地跑开了。

En la sekvatago, kurante al la inversa direkto, mi ne trafis la perversiulon. Sed, la trankvilo daŭris ne longe. Alimatene, kurante ne fore de la loĝkvartalo, mi aŭdis paŝobruon de malantaŭe. Konjektinte, ke estas iu ekzercanto, mi daŭrigis la kuradon ne turnante la kapon. Neatentite alkuris al mi denove la viro, kaj forte gratis mian pugon. Mi laŭte kriis, ”Kion fari, kion fari? Vi fripono!” Li haste eskapis.

2

我非常愤怒，直接跑到派出所报案。

Mi koleregis kaj iris al policejo por denunco.

在前台登记后，一个年轻的警察把我迎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墙上挂满了锦旗。他询问我几次被骚扰的情况并作了详细的笔录。随后他要我和他一起到监控室调取监控录像，我因为要赶着回家做饭，要送儿子上幼儿园，还要上班，就没去监控室。

Farinte la registron, mi kondukiĝis de juna policano en la oficejon, sur kies muro pendas multaj honoraj flagoj. La policano demandis min pri la ofendoj, kiuj min trafis. Li faris detalajn notojn. Finfine, li invitis min al la ĉambro de monitorado por konsulti la ĉe-riveretan videaĵon. Mi ne iris kune kun li, ĉar mi devis hejmeniri por prepari matenmanĝon, kaj sendi la filon al la infanĝardeno, antaŭ ol iri por mia propra laboro.

中午，我接到那位警察的电话。根据我提供的时间和地点，他已经调取了几段监控录像，从录像中确实看到了那个男人对我骚扰的行为，警察要我去派出所确认录像内容。下班后，我去了派出所，接待我的还是那个年轻的警察，他很客气地领我进了监控室去确认，他说他们马上安排干警早上去河边蹲守，一旦抓到那个男人，会通知我赶紧过来指认，希望我能配合他们。我同意了。之后，那警察很客气地把我送到出派出所的大门口。

Tiun tagmezon, mi ricevis la telefonon de la policano: laŭ la de mi liveritaj informoj pri tempoj kaj lokoj, li jam trovis kaj elŝutis la videaĵon, el kiu vere videblas la ofendoj, kiujn la viro faris al mi; kaj la policano postulis, ke mi devas konfirmi la videaĵon. Post laboro, mi vizitis la policejon. Ankoraŭ estis la juna policano, kiu akceptis min. Li ĝentile kondukis min en la ĉambron de monitorado por la konfirmo. Li diris ke, oni aranĝos policanojn embuski ĉe la rivereto ĉiutage; li sciigos min tuj kiam oni kaptos la viron, kaj mi devos kunlabori kun ili pri la konfirmo. Mi jesis. La policano akompanis min ĝentile ĝis la pordego de la policejo.

几天后，正在上班的时候，我接到那警察的电话，说人已经抓到了，

让我去指认。我请了假去派出所。隔着玻璃墙，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变态男。我在确认书上签完字后，那个警察陪我走出派出所，下了台阶又走了几步。他小声地对我说：“对于这个人我们要做出相应的处理，你的这件事算是解决了。还满意吧？”

Post kelkaj tagoj, kiam mi laboras, la policano telefonis al mi, ke jam kaptiĝis la viro, kiun mi devas konfirmi. Permesite, mi lasis laboron por vizito al la policejo. Tra la vitromuro, mi tuj rekonis la perversiulon. Subskribinte sur la konfirmilo, mi iris ekster la policejon akompanate de la policano. Ni descendis de la ŝtupoj kaj paŝis plu, li mallaŭte diris al mi: "Ni nepre punos la viron laŭleĝe. Via problemoj jam solviĝas. Ĉu vi estas kontenta?"

“满意满意。”我很感激地回答。

“Kontenta, kontenta.” Mi dankeme respondis.

“以后再遇到什么坏人坏事，尽管来找我。常言道：‘有困难，找警察’。呵呵。”

“Kiam ajn okazus ofendo al vi, tuj venu al mi. Oni diras: ‘Kiam malfacilas, policanojn vokas.’ Hihi...”

“好的好的。”

“Bone, bone.”

“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他的声音更低了：“你能不能送我们一面锦旗？”

“Tamen, mi havas malgrandan peton.” Lia voĉo plimallaŭtiĝis, “Ĉu vi volas donaci al ni honoran flagon?”

“可以。锦旗写什么？”

“Volonte. Kion skribos sur la flago?”

“这个你不用操心。”他递给我一个纸条：“你按这纸条上的地址和店名，找到那个标牌店，给老板说要给滨河派出所制作锦旗，他会给你锦旗的。你只要付钱就可以了。拿到锦旗后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什么时候送来。”

“Vi ne bezonas tion prizorgi.” Li donis al mi paperslipon, “Trovu la flagfarejon laŭ la adreso kaj la butiknomo, kaj diru al la mastro, ke vi volas flagon por Binhe-policejo. Li donos al vi la flagon, tuj kiam vi pagas. Preninte la flagon, vi min telefonu, ke mi sciigos al vi kiam donaci la flagon.”

3

每次去幼儿园接儿子的时候，他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高兴地把当天得到的小红花给我看。得到小红花越多他就越开心，因为每得十朵小红花就可以换一朵大红花，得到大红花多的小朋友会被评为“班上的好孩子”，“园里的好孩子”。班上谁得大红花最多就当班长。

Ĉiufoje kiam mi prenas la filon el la infanĝardeno, li tuj elmontras al mi la ruĝajn paperfloretojn, kiujn li gajnis dum lecionoj. Ju pli multe da ruĝaj paperfloretoj li gajnas, des pli li ĝojas, ĉar oni povas ŝanĝi grandan floron kontraŭ la dek malgrandajn, kaj tiuj, kiuj posedas multajn grandajn florojn, povas elektiĝi kiel “Bona Infano en Klaso” eĉ “Bona Infano en la Ĝardeno”. En la klaso tiu, kiu gajnas la plej multajn grandajn florojn, fariĝos monitoro.

今天早上，儿子咳嗽，流清鼻涕，身上发热。我要带他去医院，他却哭着闹着要上幼儿园，他怕得不到小红花。

Ĉi-matene, la filo ektusis kun nazmuko fluanta kaj la korpo febra. Mi intencis porti lin al hospitalo. Dum li, zorgante pri la ruĝa floreto, ploris kaj kriis por iri al la infanĝardeno.

我劝道：“儿子，你生病了，老师不会让你进幼儿园的。你的病要是传给了别的小朋友，你不仅得不到小红花，而且还要挨批评。”

Mi admonis: “Mia filo, pro via malsano, la instruistino ne permesos vin eniĝi en la infanĝardenon. Se infano infektiĝus de via malsano, vi ne nur gajnos nenion, sed ankaŭ ricevos riproĉon.”

“那我们看完病，就赶紧，赶紧上幼儿园好不好？”儿子天真地说。

“Do, fininte viziton al hospitalo, ni tuj, tuj rapidas al la infanĝardeno, ĉu

bone?” La filo diris naive.

我又气又好笑：“儿子，不管你得不得小红花，你一直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你要是吃药不怕苦，打针不怕疼的话，我给你们老师讲，你们老师一定会说你还是勇敢的孩子。”

Mi sentis lian diron kaj koleriga kaj ridiga. “Mia filo, tute egale, ĉu vi gajnas floretojn aŭ ne, vi ĉiam estas bona infano de paĉjo kaj panjo. Se vi povos toleri amaran guston de medikamento kaj doloron de injekto, pri kio mi parolos al viaj instruistinoj, ili nepre laŭdos vin kiel kuraĝan infanon.”

儿啊！其实，妈妈根本不在乎你当不当班长，只希望你能永远健康快乐。

Kara filo, efektive, panjo tute ne prizorgas, ĉu vi povas fariĝi monitoro, kaj nur deziras, ke vi estu sana kaj ĝoja por ĉiam.

晚饭后，儿子吃了药就躺下了，睡着了还偶尔咳嗽。我放心不下，半躺在他的床上陪伴着他。我拿起经常阅读的《道德经》，随手一翻，翻到了第三章：

Vespermanĝinte kaj preninte la medikamenton, la filo enlitiĝis. Eĉ dum dormo li ankoraŭ tuis de tempo al tempo. Mi tre maltrankviliĝis. Por akompani la filon, mi duone kuŝis en la lito, senatente foliumis la ofte legatan libron 《Dao De Jing de Laŭzi》 je la ĉapitro 3: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

Ne honoru la kapablujon, por ke la popolo ne konkuru inter si.

Ne valorigu la rarajn varojn, por ke la popolo ne faru ŝteladon.

Ne elmontru la dezirindaĵojn, por ke la mensoj ne estu konfuzitaj.

.....

Dankesprimo

Namhaeng Lee

Lina kaj Radi, ŝia edzo, vojaĝis al la ĉefurbo. Ĉe la marbordo ili feriadis bonege kaj nun, sunbrunaj kaj kontentaj, ili veturis per aŭto. Kiam ili proksimiĝis al la urbo Plovdiv, Lina petis Radi, ke ili forlasu la ĉefan vojon kaj vizitu ŝian naskiĝvilaĝon, kiu troviĝas proksime. Delonge Lina ne estis en la vilaĝo. Antaŭ kelkaj jaroj ŝiaj gepatroj forpasis, oni vendis ŝian naskiĝdomon, kiu komencis ruiniĝi, ĉar neniuj zorgadis pri ĝi. Tamen Lina gardis en la koro la plej belajn rememorojn pri siaj infanaj jaroj, pasintaj en la naskiĝvilaĝo. - Alifoje ni ne havos eblecon alveni tien, kaj nun la vilaĝo estas survoje - diris Lina. - Nelonge ni restos tie kaj verŝajne mi renkontos iujn konatojn, malgraŭ ke miaj amikinoj jam ne loĝas en la vilaĝo.

- Bone - konsentis Radi. - Ni ja ne rapidas. Ni haltos en la vilaĝo. Ĝi estas kara por vi.

La aŭto forlasis la ĉefvojon kaj ekveturis sur la ŝoseo, ne tro bona, tra sunflora kampo, simila al vasta tapiŝo kun grandaj oraj moneroj.

La vilaĝo atendis ilin silente. Videblis, ke iam ĝi estis bela, kun duetaĝaj domoj kaj vastaj kortoj, sed nun en multaj domoj loĝis neniuj, kelkaj delonge ne estis riparitaj, kun stukaĵo, kiu multloke defalis. Estis ankaŭ kortoj kun herbaĉoj, faligitaj bariloj, kaj sur iuj pordoj pendis grandaj metalaj seruroj kun peza ĉeno.

Lina rigardis, kaj doloro premis ŝian koron. Iam, apud ĉiuj domoj kreskis floroj, legomoj kaj la ombro de la fruktarboj estis tiel malvarmeta kaj mola. Infanoj ludis en la kortoj kaj sur la stratoj, sed nun, je tiu varma somera posttagmezo, la tuta vilaĝo dronis en la profunda silento, kvazaŭ subite estus falonta ia plago.

Ili haltis sur la vilaĝa placo kaj ĉirkaŭrigardis por vidi iun, sed la placo estis malplena.

Kiam antaŭ multaj jaroj Lina finis universitatatajn studojn, ŝi revenis en la vilaĝon kaj eklaboris kiel instruistino. Tiutempe la lernejon vizitadis multaj infanoj. Nun Lina rememoris iujn el siaj gelernantoj.

Kalina estis malalta blonda knabino kun lentugoj similaj al oraj gutoj. Malparolema, hontema, sed poste ŝi iĝis infankuracistino. Stojan, la knabo, kiu sidis apud ŝi en la benko, estis petolema, kun densaj nigraj haroj kaj okuloj kiel metalaj globetoj. Li iĝis aŭtoriparisto. Penko, la plej alta knabo el la klaso, finis studojn en universitato kaj diplomiĝis kiel inĝeniero, nun li loĝas kaj laboras en la ĉefurbo. Milko estis knabo kun helbluaj okuloj kaj serena bonkora rideto.

Iun fojon la patro de Milko renkontis Linan kaj petis:

- Sinjorino instruistino, Milko tre deziras iĝi piloto, sed li ne havas bonajn notojn pri matematiko. Vi instruas matematikon, ĉu vi povus helpi al li?

- Jes, mi helpos - respondis Lina. Post la lecionoj li restu en la lernejo kaj ni kune solvos matematikajn taskojn kaj ekzercos la teoremojn.

Ekde tiu tago, post la lecionoj, Milko restadis en la lernejo kaj kun Lina ekzercis la matematikon. Obstina kaj diligenta lernanto, li plenumis ĉion, kion Lina diris al li, atente aŭskultis ŝin kaj en liaj helbluaj okuloj videblis la granda estimo por Lina.

Milko realigis sian revon kaj iĝis piloto. Post jaroj Lina kelkfoje renkontis lin en Sofio kaj ĉiam li diris, ke dank' al ŝia helpo li estas piloto kaj flugas al diversaj landoj de la mondo.

- Do, ni vidis vian vilaĝon kaj ek! al Sofio - diris Radi al Lina. – Bedaŭrinde ni ne renkontis konatojn. Eble en tiu varma tago ili preferas sidi en la domoj.

- Atendu iomete - petis Lina - ni eniru la kafejon por trinki kafon.

- Bone - konsentis Radi. Ili eniris la proksiman kafejon, allogan kaj agrablan, kun novaj tabloj kaj seĝoj, kaj kiam ili eksidis ĉe la tablo, alproksimiĝis virino, ne tro juna, verŝajne la posedantino de la kafejo. Antaŭ ol demandi, kion ili dezirus, ŝi alrigardis Lina kaj mire diris:

- Sinjorino instruistino, mi ne povis tuj rekoni vin. Bonvenon.

Lina turniĝis surprizita.

- Ros, ĉu estas vi?

- Jes, via iama lernantino.

- Kiel vi fartas? - demandis Lina.

- Dankon. Mi denove loĝas ĉi tie. Vi scias, ke mi kaj Milko geedziĝis. Ni loĝis en la ĉefurbo, sed kiam Milko emeritiĝis, ni revenis por loĝi ĉi tie, en nia

naskiĝvilaĝo. Ni konstruis la kafejon kaj jen mi laboras ĉi tie.

- Kaj kie estas Milko? – demandis Lina.

- Bedaŭrinde, antaŭ du jaroj li forpasis. Aŭtomobila akcidento. Tiom da jaroj li estis piloto, li ne pereis dum flugado, sed nun dum stirado.

- Akceptu miajn sincerajn kondolencojn - diris ĉagrenite Lina.

- Nun mi kaj mia filo zorgas pri la kafejo - klarigis Ros. Ĝi memorigas nin pri Milko kaj ĉio estas ĉi tie sama, kiel faris Milko, eĉ la tabulo kun surskribo, sur la muro, bonvolu rigardi ĝin. Lina kroĉis sian rigardon al la tabulo kaj surprizite tralegis: „Por instruistinoj la kafo estas senpaga.”

Lina provis ekrideti, sed larmoj plenigis ŝiajn okulojn.

Adapto

Chen Yinhua

Kemia instruistino faris lip-paŝtelojn por siaj lernantoj, fizika instruisto prezente “tranĉis” brikon per mano dum leciono...Tiu aj amindaj instruistoj altiris multe da atento sur retejo. Enviante interesajn instruistojn de aliaj, ankaŭ mi intencas paroli iom pri miaj instruistoj.

Sinjoro Deng Yong (邓勇) instruis al ni kurson pri estetiko. Iufoje, prezentinte sian premiitan foton, li konigis al ni rakonteton pri ĝi. Dum la ekspozicio de premiitaj fotoj, iu fama fotisto malkaŝe prijuĝis ke la sceno de lia foto estis intence pozita. Kaj li sincere konigis al tiu fakulo, ke li fotis ankaŭ senpozajn fotojn preferatajn de si mem, tamen tiu prijuĝantaro ŝatis tian stilon. Tio montris al ni, ke eblas malakrigi konflikton inter restado fidela al internaj principoj kaj okaza adaptado al certa situacio.

Verkeczercaj lecionoj ofte kapdolorigas ne nur lernantojn, sed ankaŭ instruistojn. Pro siaj pura sperto kaj nematura intelekto, multaj mezlernejanoj ofte sentas ke al ili mankas materialoj dum verkeczercado kun proponitaj temoj, aŭ mankas povo profunde malkovri neordinarecon de donitaj materialoj. Dum mia lernado, sinjoro Zhang Yiyun (张义云) deziris ke ni preparu du

verkokajerojn, unu por proponita leciona ekzerco kaj la alia por libera kaj laŭvola skribaĵo. Mi ĉiam cerbumis plejeble nur por sufiĉigi la nombron de vortoj dum lecionoj. Tamen alifanke mi povis skribi kelkajn foliojn pri mia penso post lego de poemo “Manjianghong” verkita de Yue Fei. Mi povis fantazie skribi mian montetaran ekskurson kun miaj amikoj. Mi ankoraŭ povis en mia kajero skribi rakontetojn imite al la stilo de Shanhaijing (山海经) aŭ Kolekto de Rakontoj, tiamaj popularaj revuoj rakontaj. Kvankam tiuj skribaĵoj ŝajne ne helpis min en mia lerneja ekzamena verko, tamen ili rezervis memfidon por mi, ke mi havas povon ion skribi. Sen tiu fleksebla aranĝo, ĉu mi ankoraŭ havus intereson verki ion?

Sinjoro Ji Xianlin diris: “Neniam mensogu. Tamen ne diru ĉion el la koro.” Ĉu tio ne ankaŭ estas alia adaptado? Kiam ni transdonos premon al knaboj, ankaŭ ni eble povus adapti metodon iom favore al ili en certa cirkonstanco, protektante iliajn dignojn.

La Antaŭa Loĝejo

de Wang Jianwen trad. Zhou Weimin

Homoj ofte havas iujn neforgeseblajn sentojn. La antaŭa loĝejo ofte saltis senatendite al mian koron kaj aperis en mia sonĝo. Ĝi eligis la detalaĵojn konservitajn en mia memoro, kaj ĝin glitigis silente laŭ la rando de l’ animo.

Houxi Ĝardeno, la antaŭa loĝejo, kie mi vivis dek jarojn, donis al mi nenian memoron pri kia komenco kaj kia adiaŭo. Tamen ĝuste tia loko neniel forgesblas por mi eble pro tio, ke ĝi estas Baicao Ĝardeno en mia infaneco, aŭ la revena esprimo de l’ viva vojo.

Houxi Ĝardeno estas kvadrata korto ĉirkaŭigata de domoj, konstruita en la periodo de “Respubliko de Ĉinio” aŭ pli frue. La korto estas malferma, sen pordoj, kaj sen kortomuroj. Antaŭ la korto estas rekta vojo pavimita per bluj brikoj, direkte al la ŝtupoj antaŭ mia domo. La ŝtupoj estas konstruitaj el naturaj ŝtonoj poluritaj. Post supreniri la ŝtupojn estas ĉirkaŭ du-metro-larĝa antaŭkoridoro pavimita per bluj platŝtonoj, tie estas bonejo por nia ŝafkapta

ludo dum la infaneco. En la sudorienta kaj nordokcidenta anguloj de la korto estas elirejoj, pro kio la korto estas oportunejo por nia infana kaŝludo. Komence la ĉefdomo konsistis el tri ĉambroj. Sed poste oni plukonstruis unu ĉambron ĉe la sudoriento, kaj dividis la domon en du apartamentoj, unu familio loĝis en la orienta apartamento, kaj la mia en la okcidenta. La flankdomoj orienta kaj okcidenta estis loĝataj po unu familio. Tiel entute kvar familioj loĝis en la kvadrata korto.

Antaŭ la korto estis rivero larĝa preskaŭ dek metrojn. Kiam pluvegis, la rivero fariĝis inundo-ellasa kanalo de la urbo. Tamen plejtempe estis senakva la rivero, en kiu troviĝis diversformaj ŝtonoj grandaj aŭ malgrandaj, tiuj ŝtonoj sin ofertis kiam mi en la elementa lernejo faris lernadon laborante por subteni popolan aerdefendon.

Limigite de la rivero estas du vilaĝoj situantaj sudoriente kaj nordokcidente. Mi jam ne memoras la nomojn de la vilaĝoj. Mia antaŭa loĝejo situas en la okcidento de la rivero. Malantaŭ la loĝejo estas granda kampo. La verdaj grenplantoj ĉiam forte allogis nin petolemaj infanoj, ni ofte ludis kaj amuzis en la kampo malgraŭ la tretado de plantoj, kaj ofte ricevis forpeladon de la kulturistoj.

Nur ĉirkaŭ 20 familioj loĝis en la nordokcidento de la rivero. La ponto konstruita de la loĝantoj estis la sola maniero por ligi la sudorienton. Krom ĉi tiu kvadrata korto, aliaj domoj tute estis malgrandaj kaj malaltaj. Tiam la vivo estis tre malbona, kaj oni eĉ devas preni akvon de malproksima puto; sed la homoj estas simplaj, agrablaj, kaj tre entuziasmaj. La najbaroj helpas ĉiam unu al la aliaj, se iu malfaciliĝus. Tia socio estas harmonia. La vivo malgraŭ malriĉeco ja estas neforgesebla por mi ĝis nun.

Multaj jaroj pasis de kiam ni translokiĝis el la antaŭa loĝejo al nuna urbo. Ĉi-jare, kaptante libertempon mi revenis ŝtele al mia antaŭa loĝejo. Mi vidis, ke ĉi tie ĉio jam ne estas tia, kia ĝi estis antaŭe. La ponto estis rekonstruita, kaj la bela strata ĝardeno estis konstruita ĉe la vojkruciĝo antaŭ la ponto. Irante laŭ la asfalta vojo, mi vidis vicojn da brikaĵoj kun belaj ornamoj, en kies kortoj dense kreskas verdaj arboj. Mi provis trovi la malnovan korton, kie mi loĝis, sed mi estis blokita eksteren de unu granda korto kun ruĝbrika muro. Ĉi tie ne plu

ekzistis la iamaj rido kaj petolado. Homoj, kiuj haste iris preter mi, neniu rimarkis kaj rekonis min, la iama petolemulo.

La antaŭa loĝejo, kiu turniĝas en malriĉeco, ekmarŝas sub la prizorgo kaj viglo, kaj evoluas en riĉeco kaj harmonio, estas memoro ligita el diverseroj kaj loko lasita de la ĝemo de tempo.

(mallongige tradukis laŭ originalo)

Francisco Javier Moleón

LA STRANGA BUTIKUMO

Mi malamas butikumi! Tamen mi ne povas ignori la insistan peton de mia edzino iri aĉeti necesojn por la bebo: kaĉopulvoron, lakton, vandojn... Sence! Krome hodiaŭ, sabato, tiom plenas je klientoj la vendejoj... kaj mi havas amason da propraj fendaĵoj, eĉ se nur por ĝui la vivon! Promeni tra la parko, spekti futbalmatchon, bierumi kun amikoj... ellegi mian libron! Ja eblas trovi sufiĉajn kialojn por plu...

Nu bone, mi ja komprenas, ke oni devas fari tiujn aĉetojn. Mi faros ilin.

Sed iam mi devos kolekti mian kuraĝon kaj igi ŝin akcepti, ke ŝi mortis.

- BELARTAJ KONKURSOJ 2020

Prozo, subbranĉo mikronovelo; 1:a premio Paula Adúriz



奇特的购物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莫利恩 作 庄企雄 译

我讨厌逛商店购物！然而，我妻子却不断请求要去商店为婴儿购买米粉呀、牛奶呀，以及尿布等等生活必需品，我又不能对她置之不理。真是毫无意义之举！而且，今天是星期六，所有商店都是顾客盈门……况且，我自己还有一大堆应该做的事情，哪怕是为了享受一下生活呢！

逛公园，看足球赛，与朋友们一起喝啤酒……，读完一本书！确实可以找到足够多的理由去……。

嗯，好吧！我打心里明白，这些东西都该买。我也会去买这些东西的。但我还得在适当的时候鼓起勇气让她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孩子已经死了。

(2020UEA 文学竞赛微型小说一等奖)

词汇辨析

王崇芳

dato, tago



dato 的意思是“日期”，即按历法计算的年月日。例如：

La hodiaŭa dato estas la 7a de majo 2004. 今天的日期是 2004 年 5 月 7 日。

Li forgesis skribi la daton sur la letero. 这封信他忘了写日期。

tago 的意思是“日子”，指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中的某一天。例如：

La jaro havas 365 tagojn.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Ni restis tie nur unu tagon. 我们在那里只呆了一天。

La dudeka tago de februaro estas la kvindekunua tago de la jaro. 二月二十号是一年的第五十一天。

在实际使用中这两个词有时容易混淆，应加以注意。例如：

误：Mi neniam forgesos la daton, en kiu mi disiĝis de ŝi.

正：Mi neniam forgesos la tagon, en kiu mi disiĝis de ŝi.

误：Mi ne memoras la tagon de la publikigo de la artikolo.

正：Mi ne memoras la daton de la publikigo de la artikolo.

在询问日期的时候，这两个词都可以用，但说法不同。例如：

Kioman tagon ni havas hodiaŭ? 或 Kia dato estas hodiaŭ? 今天是几月几号？

Hodiaŭ estas la 10a de majo. 今天是五月十号。

在询问星期几的时候，只能用 *tago*：

Kiun tagon ni havas hodiaŭ? 今天是星期几?

Hodiaŭ estas lundo. 今天是星期一。

demando, problemo

这两个词都可以作“问题”讲，但意思不完全相同。

demando 指由于对某事疑惑不解而提出的有待回答的问题。也指供研究讨论用的题目或有待解决的矛盾、疑难事项等。一般来说，“*demando*”总是与疑问联系在一起的。例如：

fari (aŭ: meti) al iu demandon 向某人提出一个问题

Ŝi ne scias, kion respondi al la demando.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Estas ankoraŭ demando, ĉu oni konfidos vin. 人们信任不信任你，还是一个问题。

La demando pri internacia lingvo tre interesas min. 我对国际语问题很感兴趣。

Tio ĉi estas nur demando pri tempo. 这只是时间问题。

problemo 指需要用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数学题、物理题等；指错综复杂的、令人困惑的事情或情况。一般来说，“*problemo*”总是与困难联系在一起。例如：

Ŝi povas solvi la aritmetikan problemon. 她能解出这道算术题。

La ekzisto de la animo estas unu el la plej diskutataj problemoj de la filozofio. 灵魂的存在是讨论得最多的哲学问题之一。

Malfacilaĵoj kaj problemoj aperadis antaŭ ŝi. 困难和问题不断出现在她的面前。

Lia konduto estas por mi problemo. 他的行为使我莫名其妙。

dubi, suspekti

这两个动词都作“怀疑”讲，但含义不同。

dubi 的意思是“不能断定某一事物的存在或真实性”，“不知道或不大相信某事是否会发生”。例如：

Mi dubas pri Dio. 我怀疑上帝的存在。

Li dubas pri la aŭtenteco de la letero. 他怀疑那封信的真实性。

Mi ne dubas pri liaj vortoj. 我不怀疑他的话。

Li neniam dubis pri mia fidelo al li. 他从不怀疑我对他的忠诚。

Neniu dubas, ke Esperanto estas lingvo facila. 没有人怀疑世界语是一种易学的语言。

Mi dubas, ĉu li venos. 我拿不准他是不是会来。

Montoj multiĝas, riveretoj returniĝas — mi dubas, ĉu troviĝas eĉ ia vojo; /
Salikoj malhele verdas, floroj brile pompas — jen ankoraŭ unu vilaĝo antaŭe.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

En la antikveco kleruloj ĉiam havis siajn instruistojn. La tasko de la instruisto estas disvastigi la doktrinojn, doni sciojn kaj forigi dubojn.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

suspekti 的意思是“怀疑”、“猜疑”，指在证据不确实的情况下倾向于认为某人不良行为或认为有可能发生某种不好的事情。另外，这个词还可以作“猜想”、“猜测”讲。例如：

Oni suspektis lin pri ŝtelo. 人们怀疑他有偷窃行为。

Li suspektis, ke oni volas lin trompi. 他疑心有人要欺骗他。

Li estis suspektata pro nenia kaŭzo. 他平白遭到怀疑。

Lia konduto estas tre suspektinda. 他的行为很可疑。

Li estis vokita al la tribunalo pro tio, ke li estis suspektata pri implikiĝo en tiu ĉi proceso. 他因涉嫌此案而被传讯。

Estas io suspektinda en la fakto, ke li ĉiam havas monon. 他怎么老有钱，这可有点蹊跷。

Mi suspektas, ke li estas la aŭtoro de tiu artikolo. 我猜想他就是那篇文章的作者。

Mi estas plena de duboj kaj suspektoj. 我满腹疑团。

ekspedi, sendi

ekspedi 的意思是“寄发”、“发送”，指将信件、包裹通过邮局寄发到指定地点。另外，这个词还可以引申作“派遣”、“打发走”讲。例如：

Fraŭlino, mi volas ekspedi telegramon. 小姐，我想拍一份电报。

Li ekspedis la leteron per poŝto. 他把那封信邮寄出去了。

La ambasadorejo ekspedis kurieron. 大使馆派出了一名信使。

Ŝi ekspedis la infanojn en la liton. 她打发孩子上床睡觉去了。

Ni nin ekspedu tien. 我们到那里去吧。

sendi 的意思是“派遣”、“派送”、“打发”，也可作“寄”、“送”讲。作“寄”、“送”讲时，指通过其他人或使用一定手段把东西送给某人或送到某目的地。它的使用范围较广，不只限于邮件。

Ĉinio sendis delegacion al la kongreso. 中国派出了代表团出席大会。

Ŝi sendis siajn servistojn, por anonci la balon. 她派个人去发舞会的通知。

Li sendos venigi kuraciston. 他将派人去请医生。

Li sendis al mi sian propran ĉevalon. 他派人把他自己的马给我送来。

Mi sendis al li donacon 我请人给他送去一件礼物。

La manuskripton mi sendos al vi post du semajnoj. 我将在两星期后把手稿寄给你。

Ŝi sendis per li sciigon al mi. 她派他给我送来通知。

我们是如何组织微信世界语阅读的

李忠民

阅读无疑是提高外语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世界语的学习更是如此。

过去我只习惯于一个人默读世界语，能逐步养成朗读世界语的习惯，首先要感谢上海世界语协会的同志们，在因照顾我的外孙们而居住在上海期间，我多次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协会组织的世界语读书活动。每次活动有大约 20 人参加，组织者事先准备好阅读的文章，要求每一个参加活动者都朗读一段，这种学习活动让大家有机会用世界语互相学习和交流。遗憾的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至今已经有一年多无法组织学习活动了。

我将上海世界语协会的做法介绍给浙江省世界语协会，也曾经组织过几次这样的学习活动，可惜参加的人并不太多。

受疫情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世界语者开展了更多的网络学习和交流，我想到能不能利用微信群也来组织世界语书籍的阅读活动。去年哈尔滨的宋萍女士给我介绍网上的国际世界语阅读活动——E-sumoo，并希望我也

参加。坚持参加 E-sumoo 并不容易，活动规则要求连续 15 天内，每天阅读 3-4 页世界语的读物。我只能勉强地参加了几期，同时因时间太紧和自己语言能力太差，对于所阅读的内容无法好好地理解。

受 E-sumoo 的启发，我考虑能不能自己也在网络上组织世界语读书活动。在世界语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语阅读微信群，并根据不同语言水平分为两个群，初级群选用词汇量不超过 700 个的浅显读物。

近三年来，我们的两个阅读群先后安排阅读了《皇帝的新装》、《海的女儿》、《彩虹收藏家》、《你是我心中的英雄》、《世界语不仅仅是语言》、《Gerda malaperis》、《小王子》、《Kumeŭaŭa—La filo de la ĝangalo》等世界语著作。

为了让参与者有更多的收获，我们从实际出发，放慢了阅读进度，要求大家尽可能在读理解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大声朗读，并将每个人的朗读录音发到微信群中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对于读物中有疑难的词汇和句子，我们在群里讨论。

为了鼓励参加阅读活动者的积极性，也为我们的学习活动留下点历史纪录，我们在每一本读物阅读完后，以世界语杂志《黄河》编辑部的名义给每一位参加阅读者颁发了“证书”。



这是我们颁发过的部分证书。

回顾我们在微信群中组织的世界语阅读活动，我要特别感谢几位我的朋友，他们是史雪芹、周为民、张雪松、张大力、郑杰、徐锦明、顾乾毅等，以及所有参加阅读活动的世界语者，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无私的奉献，使我们的阅读活动能坚持下来，影响逐步扩大。现在常年参加读书活动的人数约在 40 人左右，不仅有国内的世界语学习者，还有在德国的世界语朋友。

微信群组织世界语阅读活动至少有这几方面的优点：

- 1.参加人员不受地域限制;
- 2.每个人读书活动时间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安排;
- 3.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朗读练习和互相学习的机会;
- 4.活动不受疫情的影响;
- 5.相对更经济, 几乎不用花钱。

最后, 我希望有更多人关注、帮助并参加到我们的世界语读书活动中来。

我们的口号是: **Esperanton ni kune legu.**

河南世界语运动纪事 (续)

1988 年

1 月 10 日, 南阳地区世协举办第 5 期世界语班。该班于 4 月 10 日结束。

3 月 21 日, 安阳世界语绿萌社举行成立 2 周年庆祝活动。

4 月, 郑州中州大学田崴应邀访问波兰, 并到东欧诸国举办中国画展。据《世界》杂志第 4 期报道, 在洛阳世协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 洛阳建材专科学校外语系副教授李青当选为理事长, 学会有会员 206 人, 成立三年来举办了 9 期世界语班, 培训学员 1223 人 (次)。

5 月 1 日, 洛阳世协组团走访西安世协。

5 月 15 日, 鹤壁市世协召开理事扩大会议, 丁志兴任代理理事长。

5 月 29 日, 河南世协举行理事扩大会议。

5 月, 河南师大外语系世界语班, 有 23 名教师参加学习, 王晓驹任教。

7 月 9 日, 河南省青年世界语协会在省人民会堂宣告成立, 孔雷、马海滨、薛新民等当选为正副理事长。团省委副书记申振君, 宣传部正副部长马武举、刘旭勃, 青年导报副总编范文章出席了成立大会。同月, 郑州

卞志滢、田崴参加了第 73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8 月，波兰世界语者芭尔芭拉女士一行三人访问郑州，受到郑州世界语者的热情接待。

8 月 10 日—16 日，郑州张昊光、卞志滢、郭喜照、卢成之、辛友福、韩道翥、李青、黄轩友等 33 位同志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代表团团长：张昊光，副团长：卞志滢，秘书长：郭喜照。

8 月 21 日至 24 日，省世协在南阳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和 1988 年年会，与会同志 50 多人，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张昊光，副理事长：卞志滢、张文祥，秘书长：郭喜照，副秘书长：韩道翥、李青、黄轩友。

9 月 18 日至 22 日，郑州卢成之同志个人专题邮集——世界语百周年集邮品在河南省博物馆“中南六省区集邮联展”中展出。展品共有 12 个展框，72 个贴片，内容有世界语简介和世界语首日封、纪念卡、纪念戳、集邮品、贴花等。

9 月，《河南省青年世界语协会简报》创办，打字油印，16 开，内容有协会成立消息、理事会名单、《河南省博物馆展出世界语百周年集邮品》等。

11 月，《河南省青年世界语协会简报》第二期出刊，内容有“河南高等院校外语系中第一位女教授”、“陪同芭尔芭拉的一天”等。

12 月 11 日，郑州市世界语协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窦思忠、相永杰、张昊光，常广林、张文祥、卞志滢、郭喜照分别当选为正副理事长，秘书长：辛友福。同月 15 日，开封市世界语协会成立，理事长：郭振铎，秘书长：徐建胜。《世界语者》杂志第六期发表信阳石文涛《世界语教学之我见》。

1989 年

3 月，洛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正式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

4月20日，洛阳市青年世界语协会成立，理事长：王洋，秘书长：郝爱琴。同月23日，省世协理事会在郑州召开。名誉理事长张柏园、顾问：卢成之、理事长张昊光、副理事长张文祥、秘书长郭喜照及及省世协24名理事参加了会议。张昊光传达了省社联三届三次会议精神，郭喜照介绍了省社联秘书长工作会议情况，并听取了洛阳世协关于1989年省世协年会筹备情况和新乡、鹤壁等9家世协（筹）关于当地世界语工作汇报。

5月，郑州张昊光、洛阳曹瑞明、卫辉宋文群等同志参加中国世运发展研讨会。张昊光在大会上宣读了关于世界语运动的论文。

7月30日至8月1日，省世协二届一次年会在洛阳召开。原副省长张柏园、省人大副主任吴绍骥、洛阳副市长马延军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幕式。会议期间同时还举办了世界语专题集邮展览。8月3日，《洛阳日报》对此会议作了报道。

9月28日，卫辉市邮票公司刻制了一枚“孔子诞生2540周年邮戳”并启用。同日，开封市邮票公司也启用了这种邮戳。

9月下旬，郑州张昊光、孔雷参加了省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国40周年学术报告会，并向会议提交了宣传交流材料，题目是：《河南省世界语运动蓬勃发展》。

12月15日，开封世协举行成立一周年座谈会，新乡世协举行柴门霍夫诞生130周年纪念会，新乡755厂职业高中世界语班学生到会表演节目。新乡世协韩道翥被省科协评为1989年度学会活动积极分子，开封世协徐建胜荣获开封市社科学会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0年

1月，平顶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求索》杂志第1期发表《世界语及其发展》的文章（作者：郭民昌）。

5月8日，《洛阳日报》发表了《世界语——人造的语言》。

5月24日，河南卢成之、张昊光、马海滨、王晓驹、曹瑞明、史玉亭、

张雪松等 50 人参加第三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这是河南参加国际性世界语会议人数最多的一次。

7 月 10 日，鹤壁世协开办世界语班，学员 50 余人。鹤壁电视台作了报道。

9 月 8 日，卫辉市邮电局于国际扫盲日刻制一枚世界语纪念邮戳，并于当日使用。

12 月中旬，河南世协举行年会欢庆柴门霍夫节。新乡、卫辉、洛阳三市世协被评为先进学会。（待续）

★★ 世运短波

★ 3 月 25 日世界语工作室众筹出版的刘晓哲《世界语简明基础教程》付印。该书出版后深受欢迎，并在两个月内即告售空，6 月初又修订重印。

★ 4 月，世界语工作室与比利时自由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并在国内印刷销售该社图书《Aspiroj》，使国内读者能用较低廉的价格就能买到国外最新出版的图书。

★ 6 月 6 日世界语工作室出版直观教学法的宏篇巨著《Bensona Universala Esperanto-Metodo》完整版和节选版。该书集教材、读物和词典于一体，以丰富的插图、直观的方法讲授世界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趣味教材。

★ 由孔雷根据世界语版转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电子书 6 月在云展网上线。

★ 世界语工作室编辑制作的世界语《第二书》6 月 27 日在国内外正式出版，国际标准书号 ISBN 9781678050702，并上架露露书店，定价 8 美元。这是世界语工作室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第一本图书。通过国际合作，将有效解决国内作者出书难的问题。